

王維詩學

王潤華



香港大學出版社

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

香港大學出版社
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
興偉中心十四樓

©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9

ISBN 978-962-209-917-3

版權所有。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，
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，
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。

本社提供網上安全訂購保障
<http://www.hkupress.org>

明愛印刷訓練中心承印

|| 目錄 ||

自序	ix
第一章 王維桃源行詩學	1
第二章 王維青綠山水詩學	13
第三章 王維無我詩學	25
第四章 王維漢字語法詩學	35
第五章 王維密碼詩學	43
第六章 王維遠近法詩學	59
第七章 王維立體詩學	73
第八章 王維日想觀詩學	85
第九章 王維經變畫詩學	99
作者簡介	109

|| 第一章 ||

王維桃源行詩學

我去清理牧場的水源：從卷首詩出發的研究

美國現代詩人佛洛斯特（Robert Frost, 1874–1963）是二十世紀的田園詩人。他長期生活在美國東北新英格蘭的鄉下，晚年更愛住在佛爾蒙特一片三百英畝農場上的一間小屋中。他多數的詩以這地區的農村和牧場作背景，鄉土味極濃。不過他沒有淪為膚淺天真的田園主義者，作品往往以區域性的農村題材開始，然後昇華到象徵的境界，最後的結論是全人類的主题與智慧。

佛洛斯特的第一本詩集是《少年心事》。第二本詩集《波士頓以北》出版時，其中有一首詩題名為〈牧場〉，後來他不但把這首詩放在再版《少年心事》的扉頁上當作詩序，以後自己整理出版的詩選及《佛洛斯特詩全集》，都置〈牧場〉於扉頁上，作為卷首詩。¹

美國學者林狄佳（Frank Lentricchia）在撰寫《佛洛斯特：現代詩學與自我的景物》時，認為〈牧場〉是作者邀請讀者進入他詩中田園經驗的一張請帖。通過這首詩，詩人有意無意地揭露他基本的詩歌技巧與意圖。〈牧場〉的全詩如下：

我去清理牧場的水源，
我只是把落葉擦乾淨，
（可能要等泉水澄清）
不用太久的——你跟我來。
我還要到母牛身邊
把小牛犢抱來。它太小

母牛舐一下都要跌倒。
不用太久的——你跟我來。

詩裏有兩種聲音：詩人引導讀者進入詩集的聲音，以及農人邀請某人參與農家日常生活的聲音。身兼詩人與農人的佛洛斯特，鼓勵我們了解建造在詩中的田園世界。〈牧場〉中的兩種工作：清理（cleansing）與抱來（fetching）說明佛洛斯特對大自然與詩歌的基本態度。清理水源，是指詩人整理和詮釋經驗的想像力。至於「抱來」或「牽帶」，表示詩人要把世界上弱小者帶進安全的屋子裏。詩人的旅程，來往於屋子與泉水之間，所以他說「不用太久的」；「你跟我來」是呼喚讀者一起體驗他的田園生活。

〈牧場〉不但告訴我們佛洛斯特怎樣探討景物，而且洩露了詩中的重要意象，如小溪、木屋、樹林。林狄佳就是憑著〈牧場〉這張請帖走進新英格蘭農場的小溪、木屋和樹林，找到了佛洛斯特的「自我景物」與詩論。

這裏不必細說林狄佳對佛洛斯特詩歌如何分析，又如何把佛洛斯特定位為現代主義作家，要指出的是，他說卷首詩〈牧場〉與佛洛斯特其他作品有母子關係，替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角度與方法。在許多詩人的作品中，如果能找到這種母題詩，就等於找到可以打開那個詩人作品的鑰匙。²從清理水源的〈牧場〉，可以聯想王維的〈桃源行〉與《王右丞集》其他作品一樣有母子關係。這也是一首「卷首詩」。可是至今尚被人忽略，難道是因為「桃源勿遽返，再訪恐君迷」的緣故？

峽裏誰知有人事，世中遙望空雲山： 王維桃源行詩學的開始

王維的詩集是他逝世後，才由弟弟王縉蒐集出版，他本人不可能把一首母題詩放在卷首。如果與佛洛斯特的〈牧場〉比較，〈桃源行〉與王維其他作品的關係要密切得多，因為〈桃源行〉幾乎每個段落，都隱含了王維詩歌中的一個母題或主要意象。在現存的《王右丞集》中，王維除了〈桃源行〉一首描寫桃源之旅，其實還有七首直接寫桃源之行的詩，如果把其餘七首與最早

的〈桃源行〉相互對照，更能全面了解「桃源」這母題與王維詩歌世界之關係及其重要性。為了方便討論，先將八首寫桃源行的詩作，再根據其在《王右丞集》出現的先後秩序摘錄如下：³

〈藍田山石門精舍〉

落日山水好，漾舟信歸風。
 玩奇不覺遠，因以緣源窮。
 遙愛雲木秀，初疑路不同。
 安知清流轉，偶與前山通。
 舍舟理輕策，果然愜所適。
 老僧四五人，逍遙蔭松柏。
 朝梵林未曙，夜禪山更寂。
 道心及牧童，世事問樵客。
 暝宿長林下，焚香臥瑤席。
 澗芳襲人衣，山月映石壁。
 再尋畏迷誤，明發更登歷。
 笑謝桃源人，花紅復來覲。

〈桃源行〉

漁舟逐山愛山春，兩岸桃花夾古津。
 坐看紅樹不知遠，行盡清溪不見人。
 山口潛行始隈隩，山開曠望旋平陸。
 遙看一處攢雲樹，近入千家散花竹。
 樵客初傳漢姓名，居人未改秦衣服。
 居人共住武陵源，還從物外起田園。
 月明松下房櫳靜，日出雲中雞犬喧。
 驚聞俗客爭來集，競引還家問都邑。
 平明閭巷掃花開，薄暮漁樵乘水入。
 初因避地去人間，更聞成仙遂不還。
 峽裏誰知有人事，世中遙望空雲山。
 不疑靈境難聞見，塵心未盡思鄉縣。
 出洞無論隔山水，辭家終擬長遊行。
 自謂經過舊不迷，安知峰壑今來變。
 當時只記入山深，青溪幾度到雲林。
 春來遍是桃花水，不辨仙源何處尋。

〈酬比部楊員外暮宿琴臺朝躋書閣率爾見贈之作〉

舊簡拂塵看，鳴琴候月彈。
桃源迷漢姓，松樹有秦官。
空谷歸人少，青山背日寒。
羨君棲隱處，遙望白雲端。

〈送錢少府還藍田〉

草色日向好，桃源人去稀。
手持平子賦，目送老萊衣。
每候山櫻發，時同海燕歸。
今年寒食酒，應得返柴扉。

〈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〉

桃源一向絕風塵，柳市南頭訪隱淪。
到門不敢題凡鳥，看竹何須問主人。
城外青山如屋裏，東家流水入西鄰。
閉戶著書多歲月，種松皆老作龍鱗。

〈和宋中丞夏日遊福賢觀天長寺之作〉

已相殷王國，空餘尚父溪。
釣磯開月殿，築道出雲梯。
積水浮香象，深山鳴白雞。
虛空陳妓樂，衣服製虹霓。
墨點三千界，丹飛六一泥。
桃源勿遽返，再訪恐君迷。

〈口號又示裴迪〉

安得舍塵網，拂衣辭世喧。
悠然策藜杖，歸向桃花源。

〈田園樂〉（七首之三）

採菱渡頭風急，策杖村西日斜。
杏樹壇邊漁父，桃花源裏人家。

除了這八首詩直接描寫桃源外，還有許多作品，都有明顯桃源之旅的行程及桃源之境界，例如〈青溪〉就是一個例子，全詩如下：

言入黃花川，每逐青溪水。
 隨山將萬轉，趣途無百里。
 聲喧亂石中，色靜深松裏。
 漾漾汎菱苒，澄澄映葭葦。
 我心素已閒，清千澹如此。
 請留盤石上，垂釣將已矣。

詩中前四句所述的桃源世界，與上引桃源行詩的第一及第二首的前四句是完全一樣的。其餘有所變化，那是因為王維的桃源世界有好幾個不同的境界。如果把〈青溪〉、〈寄崇梵僧〉、〈寒食城東即事〉、〈過香積寺〉、〈遊感化寺〉等有「桃源行」之結構與意境的詩都算進去，那麼王維的桃源行就不止八次。

正如佛洛斯特把〈牧場〉印在他的各種選集和全集的扉頁當作卷首詩，前面所引八首有關桃源行的詩，都適合當作王維詩集的前言，比〈牧場〉更能說明詩人的表現手法及詩中的自然世界。讀王維的詩，一定要從這組桃源行詩出發，它提供了一條正確的途徑，一個適當的視野。

可是，至今沒有人細讀王維這八首寫桃源行的詩，來建構田園山水的詩學，並據以解讀王維的全部詩作，這樣便不會了解王維詩歌世界與桃源世界之關係。我們不能停留在「峽裏誰知有人事，世中遙望空雲山」的隔膜狀態裏，不妨根據王維桃源行詩學的法則進入桃源世界一趟。

漁舟逐水愛山春，坐看紅樹不知遠： 王維的無心之旅

上面摘錄的八首桃源行的詩，只有兩首的寫作年代可考。〈桃源行〉作於唐開元七年（719），當時王維才十九歲，這一年他參加京兆府試。他的仕途生涯要在二十一歲考到進士後才開始。另一首〈口號又示裴迪〉是天寶十五年（756）作的，那時他已五十六歲了。所以在八首詩中，〈桃源行〉顯然是最早的作品，同時也是描寫王維桃源之旅最完整的、最具代表性之作。⁴ 由於是王維青年時期之習作，而且以陶淵明（365–427）的〈桃花源

記〉為本事，一般人不怎樣重視它。在細心比較之下，發現陶淵明的桃花源只是一個逃避亂世的、沒有兵災人禍的空想樂園，一個政治烏托邦；而王維的桃源是神仙境界，他避開寫實的細節，通過寧靜、虛幻、奇妙境界的塑造，表現一個屬於宗教的、哲學的烏托邦，一個仙人樂土，住的人都是「初因避地去人間，更聞成仙遂不還」的居民。

肯定〈桃源行〉之重要性，只是近十年之事。一九七七年臺北《淡江評論》余寶琳的〈王維的無心之旅〉，獨具慧眼指出，〈桃源行〉的焦點是尋找、接觸與理解大自然的過程，而不是旅程的終點。因為漁夫不知距離、路程，又沒有目的，所以他進入了桃源世界。當漁人是無心的、沒有目的，他便與大自然和諧地打成一片，隨意把自己交給無窮的河水，沿著彎曲的幽徑漫無目的地走去。他的無心無意，使他自由又自然地與山水融合一體；無知無為的旅程往往把人領入啟蒙與悟化的境界。可是頓悟後的漁夫放棄桃源，然後用理性的、自覺的、有目的的手段再歸桃源，重入之路卻找不到，因為有理性的追求是無效的，它必定失敗。⁵ 下面的詩句說明王維一再強調只有在無意之旅中，才能發現桃源世界之存在：

落日山水好，漾舟信歸風。
 玩奇不覺遠，因以緣源窮。
 遙愛雲木秀，初疑路不同。
 安知清流轉，偶與前山通。
 舍舟理輕策，果然愜所適。（〈藍田山石門精舍〉）

漁舟逐水愛山春，兩岸桃花夾古津。
 坐看紅樹不知遠，行盡清溪不見人。
 山口潛行始隈隩，山開曠望旋平陸。（〈桃源行〉）

把自己交給自然，窮水源，翻山越嶺，在山路盡頭，往往是驚見桃源世界前必經的無我、無知、無心的經驗。這種旅行也出現在王維很多尋找「桃源」的詩中，尤其在前往拜訪佛寺僧友途中。例如〈過香積寺〉，一開始王維就說「不知香積寺」，全詩如下：

不知香積寺，數里入雲峰。
古木無人徑，深山何處鐘。
泉聲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。
薄暮空潭曲，安禪制毒龍。

相對的，王維也一再警告，如果抱著理性的追求，只想佔有必然注定失敗：

再尋畏迷誤，明發更登歷。（〈藍田山石門精舍〉）

……辭家終擬長遊行。

自謂經過舊不迷，安知峰壑今來變。

當時只記入山深……不辨仙源何處尋。

（〈桃源行〉）

桃源勿遽返，再訪恐君迷。

（〈和宋中丞夏日遊福賢觀天長寺之作〉）

王維桃源行的無我、無知、無心的經驗，大概就是葉維廉所說的「純粹經驗」。⁶他以道家的方式接受自然，與山水融合一體，這種「無心」或「無知」的旅程，也可以用來說明王維詩歌語言的特點。分析性的、說明性的語言（有心之旅），反而捕捉不到人與大自然情景交融的經驗，因此，他採用多義性的暗喻與象徵性的語言。閱讀他的詩，只要是「無心之旅」，全心投入他的文字之中，會有驚人的發現，如漁夫意外地發現桃源世界。

本章不想太過強調王維無心之旅的神秘性。他與自然之複雜關係已進入宗教、哲學、美學的層次。這裏必要特別指出，王維八首寫桃源之行的詩，就是題目中所說的八次桃源行，洩露了《王右丞集》中詩歌的最基本的結構與母題。⁷從十九歲寫了〈桃源行〉以後，王維不少作品的表現方式，都建造在一個旅遊的結構上，而主題則以尋找桃源為主。除了八首寫桃源之行的詩直接提到「桃源」，很多詩作明顯寫的是尋找桃源，卻沒有點明出來，因為桃源世界在後來的作品中已具體化了，成為香積寺、友人隱居之處、田園生活，甚至作者自己的輞川別墅。像上述提過的〈過香積寺〉，他通過「不知」、「何處」來暗示此行是無

心之發現，而香積寺則是在出乎意外的情形之下發現的「桃源世界」。在上面也引用過〈青溪〉，作者不但用「每逐青溪水」、「趣途無百里」來暗寓無心之旅，他想退隱的「黃花川」，同樣暗藏著「桃源世界」的母題。

所以從「桃源行」這組詩中，在「行」中找到了王維最基本的表現技巧（由語言、結構等形成），在「桃源」中又發現了王維詩中的基型世界。

笑謝桃源人，花紅復來覲：從無心到有意之旅

把前面八首寫桃源之行的詩細讀一遍，便發現王維的桃源行不全是屬於「無心之旅」的。八次桃源行之中，〈桃源行〉、〈藍田山石門精舍〉、〈和宋中丞夏日遊福賢觀天長寺之作〉三首，肯定屬於「無心之旅」。但是，〈藍田山石門精舍〉詩中的「我」，明知再回頭尋找，會迷失桃源，他還是決定明年再來：「笑謝桃源人，花紅復來覲」；〈和宋中丞夏日遊福賢觀天長寺之作〉中的「我」，勸告宋中丞不要太快回去，再來恐怕迷途，但是作者只說「恐」，重回桃源的可能性還是有的。

其餘五首詩中的桃源行，很顯然的，都是有意之旅。例如〈送錢少府還藍田〉，是王維在長安送別同鄉錢少府（錢起）歸返藍田，還預計寒食節時，就能抵達藍田的故居。錢少府在每年櫻花開、燕歸來的春天都要回家一趟。因此，錢氏的桃源行（返藍田故居）是有計劃的，每年都依時返回桃源一次。這與〈桃源行〉中漁人的無心之旅是不同的。在〈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〉中，王維約了裴迪去拜訪呂逸人，呂所住的桃源在長安城柳市的南端。這當然是有意的外遊。〈口號又示裴迪〉與〈田園樂〉中的桃花源，是王維的輞川別墅，王維常隱居於此，絕不會迷失。

無心之旅中，意外中發現的桃源，往往是神仙樂土（〈桃源行〉）與佛門聖地（〈藍田山石門精舍〉、〈過香積寺〉），居民是神仙或高僧；有意之旅一般描寫隱居與田園生活情趣。正因為桃源行的另一結構是寫讀書人追求的桃源世界，王維詩作中才出現很多具有現實性的詩。王維寫自己歸隱終南山、嵩山或輞川

的詩，都暗藏著歸返他自己桃源世界比較現實的母題，下面三首便是很好的例子：

晚年惟好靜，萬事不關心。
 自顧無長策，空知返舊林。
 松風吹解帶，山月照彈琴。
 居問窮通理，漁歌入浦深。（〈酬張少府〉）

清川帶長薄，車馬去閒閒。
 流水如有意，暮禽相與還。
 荒城臨古渡，落日滿秋山。
 迢遞嵩高下，歸來且閉關。（〈歸嵩山作〉）

谷口疎鐘動，漁樵稍欲稀。
 悠然遠山暮，獨向白雲歸。
 菱蔓弱難定，楊花輕易飛。
 東臬春草色，惆悵掩柴扉。（〈歸輞川作〉）

以第二首為例，王維寫盡歸返途中的景物：清川、荒城、古渡、落日、秋山，而他的桃源世界只是荒漠孤寂的山中一野屋。第三首「谷口疎鐘動，漁樵稍欲稀。悠然遠山暮，獨向白雲歸」是有意識的旅程，「白雲」深處是桃源，而這桃源只是作者輞川的故居。

無心之旅所見的山水景物，如本章第三節所舉例的詩，是寧靜、虛幻、奇妙的神秘境界，而抵達的目的地不是王維的隱居之地，而是神仙樂土或佛門聖地。有意之旅，沿途景色比較寫實，路途也不太遙遠，〈口號又示裴迪〉說「悠然策藜杖，歸向桃花源」，似乎可免涉水越山之苦。訪呂逸人的桃源隱居地，居然在長安新昌里的柳市南邊。有意之旅的目的地，一般是王維或與他命途相似的士臣的歸隱之地。

我們要進一步了解，王維詩歌追尋的桃源世界是怎樣的一個地方。

悠然策藜杖，歸向桃花源： 王維的人間桃源行詩學

王維有兩個不同的桃源世界，一個屬於結廬在人間的桃源，一個屬於神仙眷屬和佛門高僧所在白雲深處的仙境。因此，王維在詩中，設計了兩種不同的桃源之旅，以期達到不同的桃源世界。

王維有一首送崔九弟（即其內弟崔興宗）前往終南山的絕句：「城隅一分手，幾日還相見。山中有桂花，莫待花如霰。」（〈崔九弟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〉）裴迪〈同詠〉的詩可作為此詩的最好注釋：「歸山深淺去，須盡邱壑美。莫學武陵人，暫遊桃源裏。」同樣把崔九弟終南山旅遊（或短期隱居）之地稱為桃源世界，而崔氏的終南山之旅，就是一次有意之旅的桃源行了。上引王維〈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〉一詩，第一句「桃源一向絕風塵」是指呂逸人隱居的長安城新昌里的柳市居所，裴迪一首〈同詠〉詩的最後二句「聞說桃源好迷客，不如高枕盼庭柯」，也稱呂逸人隱居之地作「桃源」，雖然它就在長安城內。⁸此外，上面說過的錢少府因歸返藍田故居作短期隱居或省親，王維亦稱之為桃源行。〈口號又示裴迪〉雖不是寫旅程，而是說希望能夠「悠然策藜杖，歸向桃花源」，作者心目中的桃花源，其實就是他隱居的輞川別墅或終南山，而不是什麼虛無縹緲的仙境。〈田園樂〉共有七首，描寫隱居者與農民躬耕自給、恬淡閒適的生活情趣，其中第三首最後一句「桃花源裏人家」，證實世外桃源的真正境界，便是安貧樂道、與世無爭的田園生活。這種桃源世界只要通過有意之旅就可抵達了。

春來遍是桃花水，不辨仙源何處尋： 王維的仙境桃源行詩學

王維〈桃源行〉詩中所描寫的桃源世界，是需要通過無心之旅才能發現。

這個桃源世界，王維本人雖然嚮往，卻不屬於他所有。第一次進入這個神仙境界，不是「我」，而是一個漁夫。那裏的居

民，是神仙眷屬，此外還有一些漁民和樵夫。後來王維曾多次進入桃源仙界，如藍田石門精舍、香積寺，但他可不是那裏的居民，只是來去匆匆的過客，真正屬於那裏的人是老僧、牧童及樵客。

王維二十一歲開始做官，至去世為止，除了短期歸隱，其他時間都在長安。他在〈留別山中溫古上人並示舍弟縉〉詩中承認，在「理齊」與「道勝」時，不應該隱居或出家。當他看見同鄉錢起歸返藍田，也感嘆「草色日向好，桃源人去稀」（〈送錢少府還藍田〉）。他曾向裴迪抱怨「安得舍塵網，拂衣辭世喧。悠然策藜杖，歸向桃花源」（〈口號又示裴迪〉）。早在〈桃源行〉中，那時才十九歲的他，已用「世中遙望空雲山」的詩句，來表示桃源的遙不可及。後來凡是比作桃花源的地方，都說它在白雲中，如楊員外隱居的琴臺，他說「羨君棲隱處，遙望白雲端」（〈酬比部楊員外〉），香積寺則「數里入雲峰」（〈過香積寺〉），連自己的藍田別墅也在「白雲外」（〈酬虞部蘇員外過藍田別業不見留之作〉及〈答裴迪〉）。

這樣他的桃源詩中便出現兩個桃源世界：一個出世的，一個入世的。

草色日向好，桃源人去稀： 桃源行詩學的田園山水詩

王維桃源行的詩歌結構與母題，如果引用更多詩例作仔細分析，可得出一個結論：這是導致王維創作大量山水田園詩的主要原因。為了發揮桃源世界的母題，或運用桃源行的詩歌結構，王維除了注重描繪山水景物，每寫一個景物，都以遊記形式去寫，結果促使王維在唱和別人的詩作時，也以遊記結構去寫，並當作桃源世界的一次尋找。前面引用過的〈酬比部楊員外〉、〈酬虞部蘇員外〉、〈和宋中丞〉三首詩，都足以說明這個事實。〈寄崇梵僧〉原來沒有遊記結構，卻也套用了〈桃源行〉的「峽裏誰知有人事，世中遙望空雲山」兩句，只把「世中」改作「郡中」，強調崇梵寺是個桃源世界。〈終南別業〉原來是寫在林中散步，其中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偶然值林叟，談笑無還

期」，又一次運用追逐水源，意外發現桃花源的結構與母題了。由於旅程要窮水源，翻山越嶺，中國大地上的神秘山水，都通過具有桃源行的結構與母題的詩呈現出來。

桃源行詩中的無心之旅是王維用來寫山水的有效工具，而有心之旅則給他帶來大量田園生活的詩篇。這些屬於「有心之旅」的詩，在表現技巧上又比較寫實，富於農村生活氣息，與「無心之旅」的山水有所不同。

研究王維詩歌的學者很多，卻甚少人著意於王維桃源行的重要母題，以及桃源行詩歌模式與作者田園山水詩之密切關係。這方面研究的忽略，不免叫人感嘆：「草色日向好，桃源人去稀。」

注

1. *A Boy's Will* (London: David Holt, 1913), *North of Boston* (London: David Holt, 1914). 〈牧場〉“Pasture”譯文取自趙毅衡譯《美國現代詩》(北京:外國文學出版社,1985)。原文見Edward Lathem, *The Poetry of Robert Frost* (New York: Holt, Rinehart and Winston, 1976), p.1。
2. Frank Lentricchia, *Robert Frost: Modern Poetics and the Landscapes of Self* (Durham, N.C.: Duke University Press, 1975), pp.23-43.
3. 本書王維詩全引自清趙殿成箋注《王右丞集箋注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4年6月新1版)。
4. 同上,頁550、556。
5. Pauline Yu, “Wang Wei's Journeys in Ignorance”, *Tamkang Review*, Vol.VIII, No.1 (April 1977), pp.23-87; 她在另一處也有討論到這點,見Pauline Yu, *The Poetry of Wang Wei* (Bloomington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80), pp.50-51, 60-61。
6. Wai-lim Yip, “Wang Wei and the Aesthetic of Pure Experience”, *Tamkang Review*, Vol.II, No.2/ Vol.III, No.11 (October 1971/April 1972), pp.199-209. 此文改寫並縮短作為王維譯詩序文,見Wai-lim Yip (tr.), *Hiding the Universe: Poems by Wang Wei* (New York: Crossman Publishers, 1972), pp.V-XV。
7. 中文研究著作中,主題學研究主要探討相同主題在不同時代以及不同作家手中之處理,很少研究同一主題在作者不同作品中之處理,見陳鵬翔《主題學研究論文集》(臺北:東大圖書公司,1983),頁1-30。
8. 陳貽焮與張鳳波等人都把首句中「桃源」指為王維輞川隱居之地,見陳貽焮《王維詩選》(北京:人民文學出版社,1959),頁106;張鳳波《王維詩百首》(石家莊:花山文藝出版社,1985),頁143。裴迪詩見清趙殿成箋注《王右丞集箋注》,頁190。

|| 作者簡介 ||

王潤華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。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、主任、臺灣元智大學人文及社會學院院長、中文系主任，現任元智大學國際語言文化中心主任。研究專長為中西比較文學、唐代詩學、中國現代文學及東南亞華文文學。著有《中西文學關係研究》、*Ssu-K'ung T'u: A Poet-Critic of the Tang*、《司空圖新論》、《沈從文小說理論及作品新論》、《魯迅小說新論》、《老舍小說新論》、《從新華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》、《越界跨國文學解讀》等專書。王潤華也是著名詩人與散文家，重要作品有《內外集》、《橡膠樹》、《南洋鄉土集》、《山水詩》、《秋葉行》、《把黑夜帶回家》、《王潤華自選集》、《熱帶雨林與殖民地》、《榴槤滋味》、《人文山水詩》等，曾先後獲得《創世紀》二十周年紀念詩獎、《中國時報》散文推薦獎、中興文藝獎、東南亞文學獎、新加坡文化獎及亞細安文學獎。